

再别康桥

—— 徐志摩诗歌全集

徐志摩 著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别康桥:徐志摩诗歌全集/徐志摩著. —北京:线装书局,2003. 4

ISBN 7-80106-245-0

I. 再… II. 徐… III. 诗歌 - 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7161 号

书 名:再别康桥:徐志摩诗歌全集

著作责任者:徐志摩

责任编辑:文慷

装帧设计:李栋

标准书号:ISBN7-80106-245-0/I.26

出版发行者:线装书局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春秀路太平庄 10 号 100027

印 刷 者: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25 印张 200 千字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10001-13000 册

总 定 价:15.00 元

“美是人间不死的光芒”

——（代序）

长篇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去年在内地热播之后，又在祖国宝岛台湾引起轰动，这一切并非偶然，诚如剧中主角之一的原型徐志摩在《希望的埋葬》一诗中所说：“美是人间不死的光芒。”“不死的光芒”，不仅仅是花轻似梦、细雨如丝的雨中丁香、春土连理，而且有夏涛秋厉、火山浪海的激荡冲刷、沉重炼狱；不止是“四月天的下午三点钟的阳光”，也有“经络里的风湿 / 话里的刺 / 笑脸上的毒”。（《西窗》）正是这种相反相成的力量的撞击、积淀、酝酿，经历艺术家的“发酵”才把七、八十年前的那桩秀男才女（林徽茵）的传奇姻缘重现于 21 世纪初叶的艺坛，引发出人们尤其是青年男女的强烈共鸣，长久思考。

电视剧的视觉冲击固然是审美的功能，作为诗歌的心灵吟唱也是审美世界的重镇之一。观赏了电视连续剧之后，再来品味原型的诗作，那初始的“琼浆”、韵律、情感，或许使我们对包括爱情在内又远不止爱情的作者的心路历程，获得更为醇厚、凝重、深刻的感受，领悟和启迪。

徐志摩，名章士序，初字樵森，后改字志摩。1921 年写诗，1922 年从剑桥大学留学回国后历任北大、清华、大夏

大学，中央大学教授，参与主编《诗刊》、《新月》等文学刊物。1931年因飞机失事去世。著有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小说集《轮盘》。《再别康桥——徐志摩诗歌全集》系由作者生前自编的三本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和后人续编的第四本诗集《云游》合编而成。

他的诗讲究形式，重视韵律，以创作方法的唯美主义为特征，被称为“新月诗人”。从内容上看，除爱情诗外，可以理出“爱祖国，反封建，讲‘人道’”（卞之琳语）三种积极倾向。从心灵史上看，属“开放心灵”的一代，这是还未脱离古典传统的上一代（“转换预告”）和已卷入社会波涛的下一代（“开创模式”）所作不出的。

他是承前继后的一代，这一点在他的艺术论文有极明确的表示。徐悲鸿在《惑》的论文中痛斥西方现代派的领军人物塞尚，认为此人“卑鄙昏溃黑暗堕落”。徐志摩写《我也“惑”》一文，认为正好相反，塞尚是“一个无冕的君王”、“风行全世界”。二人的分野明确：徐悲鸿崇敬中国古典精神，以道德为尺度；徐志摩尊重世界的潮流，以艺术为准绳。纳入中国当时的两派，前者重在“为人生”，后者重在“为艺术”。（参阅《百年中国美术经典文库》，第三章。海天出版社，1998年）自不待言，两人的分野不可能象上述那样黑白分明，常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态势，这里只是从主要倾向上说的。体现在诗歌中，便是理性启蒙与浪漫抒情在敏感中携手同行，使这种多愁善感呈现出朦胧的哲

理而轻快流畅。这类作品,不止是久负盛名、脍炙人口的《再别康桥》,也有很少引人瞩目,罕见诠释的小令般的《鲤跳》:“那天你走近一道小溪/我说‘我抱你过去’/你说‘不’/‘那我总得挽你’/你又说‘不’/……一道光艳/你已纵过了水/一身的笑/像柳丝腰娜在俏丽地摇。”很明显,这不仅不同于“金屋藏娇”的汉武帝权兼夫权的独占呵护,也不同于李白“但愿一识韩荆州”的“借势”“举荐”“一跃龙门”“上玉堂”的期待,而是“依自不依它的”内在独立、不让须眉的自尊、一改弱不禁风、小鸟依人的新女性形象。这在他的爱情诗中是少数,多数是徘徊游移在两者之间:想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一方面借英国诗人阿瑟·西蒙斯之口大胆喊出“我要你/我不能没有你”,另一方面又“怕他说出口……/那一双蝴蝶连翩的飞/你试闻这紫兰花馨。”极为凑巧的是,在诗集中,《我要你》与《她怕他说出口》,是紧挨着的两篇诗。如果这是徐的刻意安排,就不难见出作者在大胆的明快与含蓄的暗示之间预设了巧妙的张力。我以为徐志摩爱情诗的一个贡献还在于能自觉地从西方的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中汲取营养,发掘出人的心灵深处的奥秘:“什么话都是多余的/因为话只说明能说明的/更深的意义更大的真/朋友/你只能在我的眼里认取/……我抬头望,蓝天里有你/我开口唱,悠扬里有你/……快乐是成长的/爱是不死的。”(《爱的灵感》传达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和古典的“才下眉梢,又上心头”的韵味但又排除弗氏的“力必多”生物欲望,联想到从禅意汲

取乳汁妆点爱情的当代三毛妙句：“爱，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就是错”确乎相得益彰、若合符契了。

与爱情诗不同，面临时代沧海桑田的巨变带来的民族命运今非昔比的反差吟咏，“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兰关马不前”的感叹，成为诗集的主旋律。他讴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西伯利亚的生机，从过去的“恐怖、荒虚”变为今日的“茂旺、葱秀”（《西伯利亚》）；质疑上帝的全能，“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罪”（《卡尔弗里》）；鞭挞黑暗统治下的虚伪、残暴（《太平景象》）；与钱钟书笔下的人物类似，自以为“误入了人间险峻的围城”，祈求“光明 / 照导我出城围之困”（《诗》）；赞颂“劳工神圣”、描绘力源之源：“大风起 / 浩唉 / 白云铺起 / ……浩唉 / 五老峰高”（《庐山石工歌》）；而五老峰“凝聚成这‘冻乐’似的建筑神工 / 给人间一个不朽的凭证”（《五老峰》）；再次审判传统文化，“在人道恶浊的涧水中流着…… / 五具残缺的尸体 / 它们是仁义礼智信”（《毒药》）；现代性的火车头，带来了“同质性”的问题（《火车抢住轨》），又带来了古典风光“人化”后的新感受“我不能不赞美这向晚的五月天 / 怀抱着云和树和那些玲珑的水田”（《车跳》）。

现代性的列车隆隆声在异域他邦响起时，中国无论是平民官方还是思想界文化人对此的态度都是复杂的，集中表现在著名的“科玄之争”中。就我所知，徐志摩似乎没有直接参与论战，但可能受到影响，而且有间接参与的痕迹，这从他诗集中的千行长诗《奉适之——爱的灵感》里可略

见一斑(胡适是直接参与者)。但不管怎样,这构成了他作诗的背景——似乎无可置疑。他是惊喜中夹杂着不适感来接受的,忧喜参半:“说宇宙是无情的机械 / 为甚明灯似的理想闪光在前 / 说造化是真善美的体现 / 为甚五彩虹不常住云边。”(《哀曼殊斐儿》)解脱在哪里,家园寓何方?似乎不在宽泛的西方,“二十世纪的不夜城 / 夜呀这是你的叛逆 / 这是恶俗文明的广告…… / 表面却是一致的辉煌。”(《夜》)还有巴黎亡妇的“无耻”(《小影》)但在剑桥大学,却可寻觅到安顿的“摇篮”:“我但自喜楼高车快的文明 / 不曾将城的心灵污抹 / ……康桥 / 你岂非是我生命的泉源?”(《康桥再会吧》)因此,“11月6日中国海上”又写《再别康桥》,终于成为一代诗坛的“名作”。白居易曾写道:“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种桃花》)《再别康桥》应视为白诗古典风味的现代诠释转换,创造的新声,也是其成功的奥秘所在:可以拨动不同时空下华夏儿女的心灵琴弦。

西方后现代主义研究专家鲍曼写道:“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多音道和多样化的世界中,在此,插入共识的每一次尝试,都被其它手段证明,仅仅是不和谐的持续。”(《后现代文明及其缺憾》)其实,不一定。《再别康桥》的“共识”、《人间四月天》的再次“共鸣”恰好证明了相反的方面:“美是人间不死的光芒。”因为,优秀的艺术品,可以超越时间,过去的成为现在的体验;可以超越空间,异域的成为家园的感受。前现代、现代、后现代都有这种“共识”,不过“美是

人间不死的光芒”，因时代差异、心理变迁，呈现不同的色彩、韵律和形式的搭配、协调而不断生成，“日新又日新”向前行进罢了。

曾经苍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尽管“新月”派及其代表徐志摩的作品在艺术的社会品评中经历过坎坷——有风有雨有阴有晴，毕竟因诗中“不死的光芒”在，因而终于脱颖而出，毫无愧色地与“五四”以来的“新诗家族”（郭沫若、闻一多、汪静之、冰心、宗白华、康白清等）同在并列，成为美的江河中“百舸争流”中不可取代的一“舸”。“我今去了 / 记好明春新杨梅上市时节 / 盼我归来”（《康桥再会吧》），“但须风动 / 云海里便波涌星斗的流汞”（《你去》）。这不正是徐诗半个多世纪以来至今日的命运真实写照么？！有感于此，是为序。

王生平

二〇〇三年春

草上的露珠儿

草上的露珠儿

颗颗是透明的水晶球，
新归来的燕儿
在旧巢里呢喃个不休；

诗人哟！可不是春至人间

还不开放你
创造的喷泉，
嗤嗤！吐不尽南山北山的播瑜，
洒不完东海西海的琼珠，
融和琴瑟箫笙的音韵，
饮餐星辰日月的光明！

诗人哟！可不是春在人间，

还不开放你
创造的喷泉！

这一声霹雳

震破了漫天的云雾，

显焕的旭日

又升临在黄金的宝座；

柔软的南风

吹皱了大海慷慨的面容，

洁白的海鸥

上穿云下没波自在优游；

诗人哟！可不是趁航的时候，

还不准备你

歌吟的渔舟！

看哟！那白浪里

金翅的海鲤，

白嫩的长鲩，

虾须和螯脐！

快哟！一头撒网一头放钩，

收！ 收！

你父母妻儿亲戚朋友

享定了希世的珍馐。

诗人哟！可不是趁航的时候，

还不准备你

歌吟的渔舟！

诗人哟！

你是时代精神的先觉者哟！

你是思想艺术的集成者哟！

你是人天之际的创造者哟！

你资材是河海风云，

鸟兽花草神鬼蝇蚊，
一言以蔽之：天文地文人文；

你的洪炉是“印曼桀乃欣”，^①
永生的火焰“烟士披里纯”，^②
炼制着诗化美化灿烂的鸿钧；

你是高高在上的云雀天鹦，
纵横四海不问今古春秋，
散布着希世的音乐锦绣；

你是精神困穷的慈善翁，
你展临真善美的万丈虹，
你居住在真生命的最高峰！

①英文 imagination 的音译，意为想像。

②英文 inspiration 的音译，意为灵感。

夜 半 松 风

这是冬夜的山坡，
坡下一座冷落的僧庐，
庐内一个孤独的梦魂：
在忏悔中祈祷，在绝望中沉沦；——

为什么这怒叫，这狂啸，
鼙鼓与金钲与虎与豹？
为什么这幽诉，这私慕，
烈情的惨剧与人生的坎坷——
又一度潮水似的淹没了
这彷徨的梦魂与冷落的僧庐？

私 语

秋雨在一流清冷的秋水池，
一棵憔悴的秋柳里，
一条怯懦的秋枝上，
一片将黄未黄的秋叶上，
听他亲亲切切喁喁唼唼，
私语三秋的情思情事，情语情节，
临了轻轻将他拂落在秋水秋波的秋晕里，一涡半转，
跟着秋流去。

这秋雨的私语，三秋的情思情事，
情诗情节，也掉落在秋水秋波的秋晕里，一涡半转，
跟着秋流去。

七月二十一日

夜

一

夜，无所不包的夜，我颂美你！

夜，现在万象都像乳饱了的婴孩，在你大母温柔的怀抱中眠熟。

一天只是紧叠的乌云，像野外一座帐篷，静悄悄的，静悄悄的；

河面只闪着些纤微，软弱的辉芒，桥边的长梗水草，黑沉沉的像几条烂醉的鲜鱼横浮在水上，任凭惫懒的柳条，在他们的肩尾边撩拂；

对岸的牧场，屏围着墨青色的榆荫，阴森森的，像一座才空的古墓；那边树背光芒，又是什么呢？

我在这沉静的境界中徘徊，在凝神地倾听，……听不出青林的夜乐，听不出康河的梦呓，听不出鸟翅的飞声；

我却在这静温中，听出宇宙进行的声息，黑夜的脉搏与呼吸，听出无数的梦魂的匆忙踪迹；

也听出我自己的幻想，感受了神秘的冲动，在豁动他久敛的羽翮，准备飞出他沉闷的巢居，飞出这沉寂的环境，去寻访黑夜的奇观，去寻访更玄奥的秘密——

听呀，他已经沙沙的飞出云外去了！

二

一座大海的边沿，黑夜将慈母似的胸怀，紧贴住安患的万象；

波澜也只是睡意，只是懒懒的向空疏的沙滩上洗淹，像一个小沙弥在瞌睡地撞他的夜钟，只是一片模糊的声响。

那边岩石的面前，直竖着一个伟大的黑影——是人吗？

一头的长发，散披在肩上，在微风中颤动；

他的两肩，瘦的，长的，向着无限的天空举着，——

他似在祷告，又似在悲泣——

是呀，悲泣——

海浪还只在慢沉沉的推送——

看呀，那不是他的一滴眼泪？

一颗明星似的眼泪，掉落在空疏的海砂土，落在倦懒的浪头上，落在睡海的心窝上，落在黑夜的脚边——一颗明星似的眼泪！

一颗神灵，有力的眼泪，仿佛是发酵的酒娘，作炸的引火，霹雳的电子；

他唤醒了海，唤醒了天，唤醒了黑夜，唤醒了浪涛——伟大的革命——

霎时地扯开了满天的云幕，化散了迟重的雾气，

纯碧的天中，复现出一轮团圆的晓月，

一阵威武的西风，猛扫着大宝的琴弦，开始，神伟的音乐。

海见了月光的笑容，听了大风的呼啸，也像初醒的狮虎，

摇摆咆哮起来——

霎时地浩大的声呐，霎时地普遍的猖狂！

夜呀！你曾经见过几滴那明星似的眼泪？

三

到了二十世纪的不夜城。

夜呀，这是你的叛逆，这是恶俗文明的广告，无耻，淫猥，残暴，肮脏，——表面却是一致的辉耀，看，这边是跳舞会的尾声，

那边是夜宴的收梢，那厢高楼上一个肥狠的犹太，正在奸污他钱掳的新娘；

那边街道的转角上，有两个强人，擒住一个过客，一手用刀割断他的喉管，一手掏他的钱包；

那边酒店的门外，麇聚着一群醉鬼，蹒跚地在秽语，狂歌，音似钝刀刮锅底——

幻想更不忍观望，赶快的掉转翅膀，向清静境界飞去。

飞过了海，飞过了山，也飞回了一百多年的光阴——

他到了“湖滨诗侣”的故乡。

多明净的夜色！只淡淡的星辉在湖胸上舞旋。三四个草虫叫夜；

四围的山峰都把宽广的身影，寄宿在葛瀚士迷亚柔软的湖心，沉酣的睡熟；

那边“乳鸽山庄”放射出几缕油灯的稀光，斜偻在前的荆篱上；

听呀，那不是罪翁^①吟诗的清音——

The poets who in earth have made us heir
Of truth a pure delight by heavenly lays!
Oh! Might my name be numberd among their,
The gladly bowld end my untal days!
诗人解释大自然的精神，
美妙与诗歌的欢乐，苏解人间爱困！
无羨富贵，但求为此高尚的诗歌者之一人，
便撒手长暝，我已不负吾生。
我便无憾地辞尘埃，返归无垠。

他音虽不亮，然韵节流畅，证见旷达的情怀，一个个的音符，都变成了活动的火星，从窗棂里点飞出来！飞入天空，仿佛一串鸢灯，凭彻青云，下照流波，余音洒洒的惊起了林里的栖禽，放歌称叹。

接着清脆的嗓音，又不是他妹妹桃绿水(Dorothy)^②的？

呀，原来新染烟癖的高柳列奇(Coleridge)^③也在他家作客，三人围坐在那间湫隘的客室里，壁炉前烤火炉里烧着他们早上在园里亲劈的栗柴，在必拍的作响，铁架上的水壶也已经滚沸，嗤嗤有声：

① 疑指华滋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 英国湖畔诗人。

② 现通译多萝西(Dorothy Wordsworth), 华滋华斯之妹。

③ 现通译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23-1834), 英国湖畔派代表诗人。